

新穿越

当一切重来，
你是否还愿意执我之手，
一起孤立无援？

玉朵朵·著
YU DUO DUO
WORKS



特工皇妃

TEGONG HUANGFEI 上

新平如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特工皇妃



TEGONG
HUANGFEI 上
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工皇妃/玉朵朵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2

ISBN 978-7-5399-5129-4

I. ①皇… II. ①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5095号

书 名 特工皇妃(上、下)

作 者 玉朵朵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戚兆磊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肖 恋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416千字

印 张 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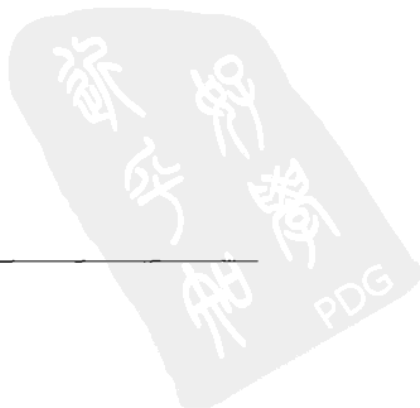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,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129-4

定 价 55.0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特工皇妃

目 录 上

- 楔 子 /1
- 第一章 惊鸿照影似故人/7
- 第二章 阴差阳错成陌路/20
- 第三章 君有慧眼，吾本明珠/32
- 第四章 伤到深处不识君/43
- 第五章 流水无心恋落花/59
- 第六章 报君恩，埋隐患/79
- 第七章 妖娆特工，横空出世/95
- 第八章 美人琴色绝天下/117
- 第九章 蛾眉绝世不自知/135
- 第十章 无心插柳，柳自成荫/156
- 第十一章 前世今生，只因缘浅/169
- 第十二章 运筹帷帐中，决胜千里外/178
- 第十三章 多情自古空余恨/191
- 第十四章 薄情转是多情累/208
- 第十五章 跨越千年，情难舍/226
- 第十六章 猜忌尽头，冷绝自伤/241
- 第十七章 相思相望不相亲/2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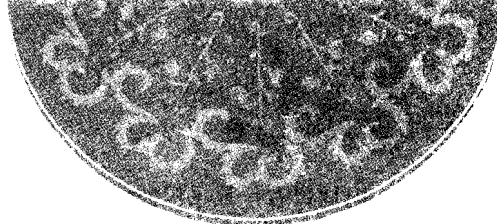


特工皇妃

目 录 下

- 第十八章 霸王一怒为红颜/277
- 第十九章 深入虎穴，为寄寸心/293
- 第二十章 字字血泪，难诉衷肠/308
- 第二十一章 真真假假，孰是孰非/327
- 第二十二章 双姝斗，计中有计/343
- 第二十三章 舍弃亲情只为君/357
- 第二十四章 身在楚营身在汉/369
- 第二十五章 愿以身痛，替代心伤/384
- 第二十六章 垓下绝唱，许君来生/401
- 第二十七章 滴血认亲，亲也不亲/417
- 第二十八章 只愿君心似我心/438
- 第二十九章 东风恶，欢情薄/452
- 第三十章 双全之法定后位/467
- 第三十一章 夜夜默守，难解相思/482
- 第三十二章 断情挥泪斩青丝/496
- 第三十三章 环环紧扣复仇计/507
- 第三十四章 天地之间，任君翱翔/523





楔子

TEGONG
HUANGFEI

凌晨三点。

一辆新型直升机从希腊罗德岛上空悄无声息飞过。机舱底部，一道暗红色的光圈呈扇形向地面一波一波扫视着。色调虽然诡异绚烂，但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中并不起眼。

十几分钟后，直升机飞过林多斯港湾。诡异的光线惊动了一对紧紧相拥的恋人，长发飘飘的女郎霍然起身，“阿积，这里怎么会出现UH-101M型直升机？”

阿积微眯双眼望着远方天际的小红点，柔声安慰长发女郎，“M集团既然可以通过美国军方购买，其他组织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购买。M集团的触角并没有伸向希腊，海遥，你太过担心了。”

海遥看向阿积时声音已恢复往日的冷静，“这种型号的直升机是美国军方最新研究成果，能在短短一分钟内完成四驱车与直升机的转换。美国国防部之所以没有在军中推广使用，是因为它的性能还不是特别稳定，夫人购买那五架直升机时的条件之一，就是尽力发挥它所有的性能，换句话说，我们驾驶它执行任务时，其实还负有其他使命。”

阿积眉头紧皱，声音里明显带着怒气，“六十个女孩，七年间只有你和苏瑞活了下来。这几年，你们俩为她杀了多少人，可你们依然是她的试验品。M夫人，她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？既能接触美国军方高级长官，又与非洲各国的武装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”

海遥伸出手，一点一点抚平阿积紧皱的眉，“你们国际刑警花了数十年都没有解开的谜团，她又岂会让我们轻易知道。阿积，我们既然决定放下以前的一切重新开始生活，那么，就让我们忘记从前的一切。”

阿积抬起手臂，把她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中，静静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后，俯下身轻柔地吻向她。

海遥再看一眼飞机消失的夜空后，身体靠向阿积，闭上了眼。

距离林多斯港湾五十公里荒野的上空，那架UH-101M型直升机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坠向了地面。

机舱里，一头金发的妖娆女郎表情痛苦地盯着控制仪的显示屏，那上面显示的正是阿积和海遥拥坐在海边的图像，虽在夜色朦胧中，但图像中阿积眼里的脉脉柔情却显得异常清晰。

直升机已超出安全距离，直升机报警系统中机械的女声一遍又一遍提醒金发女郎，“直升机已自动调整降落方式，请关闭扫描显示，调整合适的降落地点。直升机已自动调整降落方式……”

金发女郎伸出修长的右手，指尖在阿积的脸上慢慢滑过，“阿积，我苏瑞有哪里比不上程海遥。无论是容貌身材还是身手定力，我都比她强太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，到底是为什么，为什么你爱的人是她？”

显示屏上的阿积依然望着海遥，苏瑞脸上露出一丝疯狂的微笑，她的指尖在阿积唇上又停留一瞬，然后迅速抬手重而狠砸向显示屏。

显示屏应声而碎，在一阵滋滋声中，苏瑞收回鲜血直流的手按向机体转变按钮。UH-101M型直升机在距离地面不足两米的空中迅速变形，成为一辆流线极美的四驱车。

血一滴一滴滴在白色裤子上，仿若一朵朵怒放的鲜花，苏瑞的目光却一直注视着东方。车速仍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快，五十公里也只是两分钟的事，拐过一个峭壁，巨大的石柱、雕塑……扑面而来又瞬间退去，十秒钟后，车头猛地一拐，转过一个巨大的石柱，四驱车已稳稳停在峭壁边缘。

夜色越来越暗，繁星的光芒渐渐弱了下来。

苏瑞走下四驱车，黑色的风衣被吹得猎猎而响。她举起小巧的高端望远镜居高临下望向海滩。

海滩上。

阿积用牙齿一颗一颗地咬着海遥胸前的纽扣，咬开三颗后，坚挺的蓓蕾弹跳出来，他咬向第四颗的动作顿缓，呼吸也略显急促。

微风中，一波一波的海浪抚摸着海遥的身体。她抬头轻啄一下阿积的薄唇，柔声说：“今晚，你只属于我，我也只属于你。”说完，轻轻勾下他的脖颈。

“不是今晚，以后的每一天都是。”阿积就势俯下身，吻向她胸前蓓蕾上的粉

红色花骨朵，并含在唇间辗转吮吸。

海遥抬起修长的双腿紧紧缠在阿积腰间，同时，快速拉下阿积的裤链，伸手进去不住撩拨他。阿积的呼吸粗重起来，一把扯掉她的上衣，手刚碰到她的裙下，海遥已经一个翻转，跨坐到他身上。

海浪翻滚间，两个人的身子像两像水蛇一样交缠着。风中，充斥的全是极致欢愉的喘息娇吟声。

水天同舞，星辰共醉。

一声沉闷的响声突然打破了这方安宁，海遥机警地搂着阿积翻滚到一块巨石后，“阿积，有没有伤着？”

阿积把海遥护在身下，向峭壁上方悄悄探头观察，“没有。”

海遥一把拉下他的身子，两人重叠着，她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这是最新型PDW的声音，使用的是4.6毫米口径的子弹，一旦被击中，没有生还的希望。以她的枪法，即便身在暗室也不可能击不中，既然是不中，只有两个可能，一是现在她情绪特别激动，还有一种是她并没有想杀我们。”

阿积皱眉，“UH-101M型直升机里是苏瑞？”

海遥点点头，“应该是她。只是不知道她这一次来希腊，是M夫人的命令，还是她自己擅自前来？”

阿积侧了侧头，目光向峭壁上方望去，“欧洲东南部这些国家是M夫人的禁区，她不可能因为你派苏瑞来。这个苏瑞，她怎么阴魂不散地跟着你。”

海遥抬手抚摸他的薄唇，轻轻一叹说：“也许，是在跟着你？”

阿积一愣，正准备开口，峭壁上已传来苏瑞冷漠的声音，“海遥，香港的丁子昌夫妇是你什么人？”

海遥推开身上的阿积，整个人如一只巨大的壁虎贴在石壁上，怒声问：“你把他们怎么了？”

苏瑞的声音仍然冷得没有一丝温度，“他们现在在西班牙，住在我们以前住过的屋子，生活得很好。只是，夫人说，一个月内她如果见不到南非钻石商鲍勃的头，你就会收到丁子昌夫妇的头。”

阿积俯身过来，贴着海遥的脸颊轻声询问：“丁子昌夫妇是你什么人？”

海遥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，声音显得平静清亮，“我父母。我在香港执行任务时曾经暗中找过他们，他们并不知道我还活着。”向阿积解释完，她忽然抬高声音，“半个月内，夫人会收到鲍勃的头。你可以回去复命了。”

黑暗中，传来苏瑞张狂的冷笑声，“你还以为你是以前的程海遥？你以为夫人



还会像以前那么信任你？程海遥，夫人重新下了新命令，刺杀鲍勃，你是第一位，我是第二位，我们同机赶赴南非，拿到鲍勃的头后一起回西班牙复命。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准备，否则……”

阿积担忧地看着海遥。

海遥平静地起身，拿起海水中浸着的衣服，一件一件穿上，“无论真假，我一定要执行这个命令。他们毕竟是我的父母。”

“海遥，我陪你。”

海遥头也不回，“阿积，在这里等我。我归来的那天，就是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那一天。”

四驱车重新变回UH-101M型直升机，起飞升空，迅速隐没于黑暗中。

坐在驾驶位置上的海遥伸出手指，点一下显示屏上的黑红血液，在指尖搓一下，凝固的血块重新变成鲜红，她浅浅一笑，“你喜欢阿积？”

苏瑞抬起手，坦然一笑，“你终于知道了。”

海遥嘴角现出一丝轻蔑，左手迅速摁下机舱紧急舱门按钮，右手自腿边掏出MG208美式小口径手枪，迅速转身，枪口指在苏瑞眉心，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，用时不足三秒钟。

苏瑞满不在乎地拍拍顶在座位靠背后面的枪，笑说：“虽然隔着一层靠背，不过，你应该知道它的威力，你的子弹穿过我的头的同时，它的子弹会穿破你的心脏，也许，你更喜欢等待死亡的感觉。”

海遥又是一笑，“告诉我实话，丁子昌夫妇在不在西班牙孤岛上？”

苏瑞双眼里全是疯狂，“你说呢？”

“配合我，混淆M夫人的视线。”海遥的目光也变得阴冷起来，“还是选择现在死去？”

苏瑞冷冷一笑，不置一词。

海遥笑容变冷，她盯着苏瑞的眼睛，慢慢地说：“我去美国执行任务时曾用过这架直升机，当时，我请专家在机舱里做了一些改良，改良的部位包括驾驶座椅。”

苏瑞眉眼间的慌乱一闪而逝。

海遥扣动扳机的指节慢慢发白，同时，嘴角冷冷牵起，化作一个得意又阴冷的笑容，“你没有发现，这架飞机在飞行中可以暗中调控与M集团隔断联系。你敢擅自闯进希腊，用的应该就是这个装置。”

苏瑞苍白的脸上满是惊惧。

海遥重复刚才的问话，“丁子昌夫妇在不在西班牙孤岛上？”

苏瑞沮丧地微微闭眼，“在。”

在苏瑞失神的这一瞬间，海遥快速撞开左侧应急舱门，身子一矮，人已向一望无际的大海坠去。背上的装备囊自动转为应急状态，海遥平静地望着湛蓝而又遥远的海面。

苏瑞一愣过后迅速向应急舱门冲去，可这种机型应急舱门打开再重新关闭后就无法再开启。愤怒的她举起手中的PDW向机舱一阵猛射，但是这种战斗机型的直升机是用特殊防弹材料制成，她的疯狂扫射不仅没起任何作用，还被弹回来的弹壳击中左脸，热乎乎的液体滴进领中。她恨恨地扔掉手中的枪，驾驶直升机快速向下坠的海遥冲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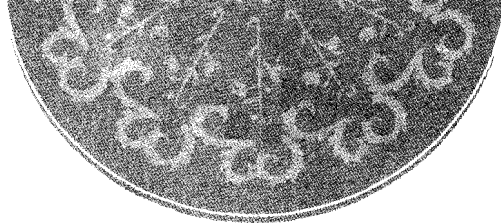
海遥的降落伞已打开，遮住了苏瑞的视线。

半边脸都血肉模糊的苏瑞按下定位追踪键，直升机按照系统设定快疾向海遥撞去。

UH-101M型直升机在飞行中没有任何噪音，觉察到异常时海遥已经避无可避。重重撞击后，脑子渐渐模糊，她望向林多斯港湾，“阿积，永别了。”

五分钟后，直升机带着机头挂着的降落伞包坠向深海。





第一章 惊鸿照影似故人

TEGONG
HUANGFEI

官道上，一行数百人策马飞驰。

鬃毛横飞，袍角飞扬。蹄声响过，尘沙满天。前面的人还好，后面的几十人已忍不住掩住口鼻咳嗽起来。

打头粗眉大眼的少年在飞驰中回身问：“将军，已奔驰五六个时辰，咱人没事，胯下的畜牲可得歇歇了。”

少年身边的黄袍少年悄悄打量一眼身后并辔飞驰的两人，朝粗眉少年摇头示意不可再往下说。

被称为将军的银袍少年双眼隐有笑意，朝他朗声交代，“龙且，告诉众将，原地休息一刻钟。在这一刻钟里，该喂马的喂马，该吃干粮的吃干粮，总之，该干吗干吗去。”

龙且得意地瞟一眼黄袍少年，“子期，走，一起放放水去。”

虞子期轻咳一声，掩饰住自己的尴尬，“子期还不想方便，你自去你的。”

龙且不在意地哈哈一笑，目光越过银袍少年看向他身后的另外三个，“季布、离昧、英布，你们去吗？”

三人不约而同摇头，银袍少年笑骂道：“你这浑小子，这种事也邀伴同行，真服了你。”

龙且头一缩嘿嘿笑起来，银袍少年正要再骂，他身侧那位冷肃威严的黑袍长者沉声道：“阿羽，项将军已被楚怀王封为武信君，作为君上身边唯一的子侄辈孩儿，你应当时时刻刻想着为君上分忧。此地虽距沛郡很远，可刘邦那厮最擅长安插奸细探子，因此，你我的言行举止自当谨慎。另外，君上是楚国正统王族后裔，与刘邦他们那些布衣将领有着云泥之别，不可如此嬉戏笑骂，让人看轻。”

被人当众训斥，项羽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他冷冷扫一眼身边的五名副将，再看向黑袍长者时剑眉已紧紧蹙起，声音不冷不热，“范军师教训得是。可军令如山，即



手轻轻甩出，可吕臣却已勃然变色，那支箭好似长了眼睛般，他往哪儿躲箭就往哪走，避无可避，只好眼睁睁看着这支凌厉的箭迎面而来，随着噗的一声，短箭透骨而出，吕臣握住箭羽失声惊呼：“附骨箭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传说中的附骨箭只有樊哙会用，而樊哙是沛公刘邦的人。可眼前这些将士却是秦兵打扮。

年青将领瞟一眼身边的将士，“如此剽悍的兵，除了大秦还有哪里有。”话音刚落，又一支短箭已在手中，“吕臣，你就受死吧。”

破空声中，短箭直直射向吕臣眉心。吕臣不再试图去躲避箭，他迅速挥起支在地上的剑，“我吕臣怎能死在秦贼手中。”

百余名将士眼睁睁齐声惊呼：“吕将军，不可……”

剑锋的银光闪过，吕臣忍不住闭上了双眼，只等脖子一凉，就去找陈王请罪。

眼见剑锋距离吕臣的脖子不足三指，众人耳边又响起两个尖锐的箭矢破风声，大惊的将士们纷纷转头望向声音发出的方向。

那只是两支普通的白羽箭，却后发而先至，撞在吕臣挥向自己的剑上，当啷一声，剑已落地。吕臣霍然睁开双目，恰见第二支白羽箭正中短箭中间，穿过一名小将的肚腹，把他钉在地上。

不说吕臣大吃一惊，秦兵中的青年将领同样一脸震惊。他们的目光齐齐朝吕臣身后看去。

谁也没有发觉，那里竟凭空出现百十名英气逼人的男子，他们未着兵服，无法从服饰上分辨出身份。领头的银袍少年虽然服饰华贵逼人，但眉眼间的锐气却无人敢直视，众将只觉冷意森然，吕臣却知道，这种迫人的气势是杀戮过多而自然养成的气势。他心里突然欣喜起来，挥手让自己的将士让出一条路，等银袍少年策马而来，他扑通跪下膝行到马前，“吕臣千里而来，只为投奔武信君杀秦贼光复楚地，不想却遇秦贼堵截，今得恩人相救，这条命便是恩人的了。从此后，吕臣必定鞍前马后，报效恩公。”

项羽森冷的目光扫一眼遍地的死尸，看向吕臣后目光游移缓慢，“我叫项羽。吕臣，不到两刻钟，你送掉数千将士的性命。这种鞍前马后的追随，我并不需要。”

吕臣老脸通红，嘴巴张了几张，却说不出一句能为自己辩解的话来。

项羽转头看向秦兵的青年将领，淡淡地问：“单打独斗如何？”

秦将不在乎地笑笑，“有何不可。只是，你若落败，可否令那些随从投降于我。”

项羽用眼神制止住愤怒的龙且等副将，“我的人从来不投降。”

秦将猛地起身，双脚直直蹬踩在马镫子里，向他身后的将士高声厉喝道：“你等可曾听见。”

他身后，两千人齐声回应：“杀光逆贼，生是秦人，死是秦鬼。”

项羽从龙且手里接过白羽箭，搭在弓上，“三箭定生死。”

秦将郑重地取出弓，笑意浅浅，“有何不可。”

第一箭，势均力敌，两支箭相撞后碎成齏粉落在地上。项羽轻轻一笑，秦将脸色微变。

第二箭，白羽箭从短箭中横劈而过，携着强劲的力道直向秦将面门而去。秦兵惊呼声中，秦将仓皇跳下马堪堪避过。项羽眉头微微皱起，龙且等副将哄然大笑。

第三箭，秦将手中的弓尚未拉满，项羽弓中的白羽箭已破空而去，从眉心刷地穿过，秦将微张着嘴仰面倒在地上。项羽嘴角一牵，目光投向远方的黄土官道上，声音淡淡地吩咐，“龙且，一个不留。规矩你知道。”

龙且长刀一挥，干净利落地斩落一个秦兵的头颅喜笑颜开应道：“不就是削葫芦嘛，未将明白。”

等秦兵明白什么叫削葫芦时，已有数百名将士的头与身子分离。刀剑闪闪，头颅满天。秦兵纷纷后退，龙且与英布等项家将士步步紧逼。杀戮，足足持续两刻钟。鲜血成河，尸横遍野，星星点点的血溅到脸上，龙且、英布、钟离昧等项家将士瞬间已成了人间修罗。

千里之外，花宴。

一辆青灰车篷的马车缓缓前行。马车后，一个面色沉静的男子静静望着官道右边，那边的堤坝坡上，一眼望不到头的皆是灼灼盛开的桃花。夕阳之下，繁花像被烫了层金一样，美得如梦如幻。

男子身后，两个随侍均是一身黑色。左侧年龄较长的那位悄悄向右侧的黑衣少年悄悄打个手势，示意他提醒前面的男子天色已晚。黑衣少年倒也听话，张口就说：“主公，天色已晚，该走了。”

这时候，一阵微风吹过，花瓣纷扬而下。刘邦轻轻一叹，“萧何，她近来可好？”

年长黑袍人眉头微皱，好一阵子都没开口回答。黑衣少年提起手中短戟轻轻碰他的手臂一下，轻声提醒：“主公问你话呢。”

萧何怒瞪黑衣少年一眼，扭过头看向刘邦时双眼已是一片黯淡，“自她搬离原来的住处后，我已没有她任何消息。”



刘邦听后，斜飞入鬓的蚕眉微微蹙起，“是不是张良交代你，不可再向我透露她的消息？”

萧何默而不语。黑衣少年这才听明白两人口中的她是谁。看萧何左右为难，刘邦的情绪也低迷消沉，他指指西方，“主公，前面一里处就是颜集，那里景色优美，姑娘们也特别美。听说，颜集虞府的小姐不止明艳绝俗，舞姿更美，据看过的人说，就像仙子下凡般，让人过目难忘。”

刘邦回头微微一笑，“然后呢？”

黑衣少年挠挠头，不安地笑笑说：“主公一去，虞府的人还不乖乖献出来。”

刘邦仍是微笑着，不过，眉头却又一次微微挑起，“周勃，这跟强抢民女有什么两样。男女之间还是两情相悦的好。强扭的瓜若只是不甜倒也罢了，怕就怕鸡飞蛋打。”

见刘邦又朝前面望去，萧何趁机踢周勃一脚，周勃正要发作，萧何赶紧压低声音斥责道：“周勃，若不会劝人就不要开口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真不知道主公怎么会让你跟着。樊哙比你强一百倍。”

周勃满脸委屈，“我哪里不如樊哙了。若那厮跟着，虞府的小姐肯定遭殃，我敢保证，就是主公和你不眠不休地盯着他，他都能想法偷偷溜出去祸害女人。”

一向能言善道的萧何被口笨的周勃堵得说不出话来。刘邦轻浅一笑，看向西方天际，那里残阳已落，半天烧云一点一点落下去，“张良来信说，据吴中传回的消息说，武信君之侄项羽带着范增等谋臣已出发赶往沛郡。萧何，在不影响我们此行目的前提下，你统筹规划好，要比原计划提前五日回沛郡。”

萧何心算一番后，面色凝重策马与刘邦并辔前行，“我们的行程本来就紧张，主公，不如你先……”

刘邦摇摇头，“比起项家小儿的到访，我更关心我们能用的粮草辎重究竟有多少。张楚政权就这么倒了，各路起义军如同一盘散沙，怎么样才能异军突起既而做大，要不要走结盟这条路？这些虽然重要，但考虑这些之前，我首先要确保的是我们的将士身姿是否强壮。吃不饱的将士，身子怎么可能强壮。”

周勃也手提缰绳，走在刘邦右侧，“可是，若项家小儿赶到沛郡，我们却不在的话，会不会有怠慢之嫌？”

刘邦没有立即回答，他仰首望向半空，墨蓝的天上，一轮皎洁的圆月，当空而照。几年间，从一支千余人的乡民队伍发展到现在的几万精兵，中间历经了多少风雨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体会得到。其实，有哪个男子不想搂着娇美的女人安稳地生活着，只是，生逢乱世，想而不可得。这种除了杀戮还是杀戮的生活，他无法预知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，不过，他很明白，只要坚持不懈，只有步步为营，才能过上

他希望过的生活。月色下，粉红色的桃花变成银白色，他默默看了一阵子后突然收回目光，脸上不见低迷与失落，相反，全身上下洋溢着迫人的张力，“你们不用担心。虞府既然有美艳动人的女人，我们不去，自然有人会去。”

周勃心性耿直，揣摩不出刘邦的心意，偏又喜欢刨根问底，“谁会去？”

刘邦双手一扬，胯下白色骏马已四蹄如飞向前奔跑。

见刘邦已恢复往常神态，萧何的担忧顿时散了，他含笑对周勃说：“项羽的五副将之一，虞子期正是虞府的公子。”

蹄声嗒嗒，龙且在微风中爽朗大笑，“将军，昨日那一仗真是痛快，我可好久没有这么削过葫芦了。吕臣那个草包，万余人的军队打不过人家两千人，真不知道范军师为何执意留下他们，还不如削了痛快。不过，也正好有了这件事，范老头子才不得不回吴中。”

项羽双目盯着官道右边的桃花，“所以，这就是你提议让范增护送吕臣回吴中的理由吧？”

龙且头一缩，目光躲着项羽看向他身后的其他四位副将，不满地发牢骚，“子期、季布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啊。当初你们不也很赞成让范军师送吕臣老儿回吴中吗？”

季布悄悄打量一眼项羽的神色，又和虞子期视线交流后才接口道：“将军说得不错，当初的的确是执意让你范军师送吕臣回吴中的。”

性格耿直的龙且一听就急了，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

一向少言寡语的英布似笑非笑扫一眼气急败坏的龙且，“你若少说几句，能让将军安安静静地赏赏景，将军自然就记不起到底是谁提议的了。”

龙且虽然将信将疑，但也知道五位副将中只有英布和钟离昧最能揣测将军的心意。因此，他狠狠瞪一眼季布与虞子期后回过头，学着项羽的样子赏起景来。

脚下碧草如茵，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头灼灼盛开的桃花。清晨朝阳下，葱绿嫣红相映如画。

项羽默立于马背上欣赏着眼前这方景致。自跟着叔父项梁避仇于吴中，不是暗中招兵买马，就是训练项家兵将，就连自己练武都要抽时间进行。因而，乍一见到这种风光，脑中便悠然想起幼年身为楚国贵族时的美好时光，人便不自觉间卸下冷肃，露出土家子弟闲适雍容之态。他很喜欢生机盎然万物滋生的春天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季节像希望一样，你想在秋天里得到什么就可以在这个季节里播种什么。因而，置身到处是希望的天地里，他浑然忘了自己还身负其他使命。